

孩子们期盼明天早早醒来,见到美好的新一年

# 家乡的年

□黄仕忠

过年,最喜欢的是孩子。我们村子“过年”,不是只过除夕这一天,而是包含整个腊月(农历十二月)。到了腊月,大人小孩都开始忙碌起来:淘米,磨粉,春年糕,革白酒,杀年猪,做豆腐,挖莲藕,补鱼塘,裹粽子,洒扫庭除,忙忙碌碌,热热闹闹,一派喜气洋洋。

在我小的时候,腊月的前二十天,年味并不浓烈。除了革白酒,春年糕,没有其他动静。我到城里读书之后,才知道有个“腊八粥”,十分隆重,古代有皇上赐粥故事,令人艳羡。我们村里却是不喝腊八粥的。原因无他,那时天天都吃泡饭、喝稀粥,谁还稀罕喝腊八粥啊!

腊月二十日,到了“年庚脚跟”,气氛开始热烈。村里有一首童谣:

二十夜,连夜夜(“夜”,读作ya,动词,天变黑了),  
点勒(了)灯盖穿蒲鞋,  
穿蒲鞋拜爷爷(方音呼作ya)。

这首童谣唱的就是年二十的旧俗。蒲鞋,是蒲草编织的草鞋,将蒲草晒干后搓成花绳,嵌于鞋底,外加船形鞋帮,防寒保暖。但蒲草难以鞣制,我们的草鞋都是用稻草和箬壳(笋壳)制成的。我高中时就跟父亲学做了打草鞋,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山砍柴、拔野山笋,倍感自豪,只是现在早已忘了这手艺。

大家都穿新蒲鞋,拜老爷爷。但我没有这样的机会,因为我爷爷在日本佬来的时候被抓民夫,后来生病死了,所以我只能暗诵这儿歌,想象那美好的场景,向往得到祖辈的爱抚。

腊月二十三,开始祭灶送灶神。官府祭灶在这天,民家在二十日,水上人家或寺庙、道观在二十日。这是送灶君登天门回天庭的日子。乡间往往把神与菩萨混而为一,所以村人叫“送灶主菩萨”,保佑年年镬里有饭,镬上有肉。

二十五日,拜“蚕主菩萨”,送“蚕桑婆婆”,以求蚕子不受瘟病,桑叶大而蚕丝长。我们村最重要的副业就是养蚕。夏日里洪水滔滔,大溪翻动泥沙,淤积成滩,河谷间形成大片的沙地,水积不住,随灌随漏,人称“日日三百桶,夜夜归原洞”,不适合作水田,却是天赐的桑园。母亲说,互助组刚成立那会儿,我家要看十几张蚕纸(细纹的蚕卵粘满一尺见方的皮纸,为“一张”),春夏时忙得不可开交。我小时候已经是人民公社,田地都归生产队,队里每年要看上百张蚕纸,分为春蚕、秋蚕、晚秋蚕三季。

春蚕最多,也最忙。刚从蚕纸上孵出的鸟毛蚕,细如毛发,须切嫩桑饲之,之后渐长,停食蜕皮,其状如眠,也称“一眠”。凡经四眠,蚕就长到了手指般粗细,吃得欢快,其声沙沙,像阵阵细雨,洗刷瓦楞,妇女们剪枝以

时,手脚不停,似乎也赶不及群蚕的嘴巴。

蚕老了,就上“蚕山”。这蚕山是用陈稻草或麦草切成一尺多长,折叠成三角形,像张开许多只脚的蜘蛛,密密麻麻,布满了二楼房间的阁板。“上山”多日后,蚕虫吐丝成茧,满山雪白的茧,惹人喜欢。摘茧时,将那洁白的茧子,轻轻从蚕山上扯下,犹带着丝丝牵挂,十分新奇。母亲给我讲怎么缫茧做棉子,又说蚕丝被被轻柔温暖,才两三千克重,就抵得上我们家十几斤重的大厚棉被,要在棉被里放得几缕,就不用背那么重的老棉被了,令我很是向往。不过,由于蚕桑都已经归生产队了,家里就不再拜蚕主菩萨和送蚕桑婆婆,所以我不知道具体有哪些祭祀细节。只记得母亲偶尔提起这些旧事时,眼里似有一丝怀念。

腊月二十六,杀年猪。请来洞家桥的洪彪师傅,把养肥了年猪杀翻,放血,褪毛,吹气,剖腹,切条,有条不紊。孩子们最喜欢听杀猪时的猪叫声,因为那是吃肉的号角,接着就能吃“杀猪顿”,能尝到剥碎的精肉和猪红。腊月二十七,山下塘里的水被车干了。村里人都去围观,等候扑鱼塘。待生产队男劳力捉完放养的鱼,围观的妇女孩童一齐涌入鱼塘,把剩下的杂鱼捞个一千二净。大冷的冬天,孩子们满身泥浆在塘中扑腾,眼睛放光。

腊月二十八,做豆腐。浸泡了几天的黄豆,在石制“麦磨”上磨,乳白色的浆液缓缓地弥漫了石磨,然后慢慢地跌落到豆腐桶中。我们村用的是双人磨,所以半大孩子,高过磨杆,就会被用来搭手。待到做豆腐时,就能喝豆腐脑花,吃刚点了卤的嫩豆腐。豆腐腐有很多制品,我印象最深的是“冻豆腐”,把大块豆腐装入篮中,吊在二楼檐前,在摄氏零下几度的天气里冰冻几天,便冰出许多细小的孔洞,豆腐变得坚韧,颇耐咀嚼。

腊月二十九,除尘日。我们叫“掸尘”。这“尘”即是“陈”,意在除陈迎新,也是实实在在的“大扫除”。父亲擦一把“尘帚”,用一根一丈多长的晾竿,头上缠一把竹枝,在屋子里“无远弗届”,把梁下、屋顶的蜘蛛网、积灰一一掸去,于是尘灰飞扬,把父亲的眉毛也染成了灰白色。母亲亲与姐姐头上包一块大巾,抹尘掸灰,又挑来新鲜井水,拖地洗槽,忙忙碌碌。我则趁大人不注意,悄悄拿起那把尘帚,想象着张翼德的丈八蛇矛,在屋子里冲来冲去,要得不亦乐乎,最后在母亲嗔喝下,弃械溜走。

终于到了除夕,我们叫“年三十”(只有二十八九天的年,也这般叫),便迎来了最重要的分岁夜饭。有意思的是,这天从午后开始,村里就空空荡荡的,几乎没有行人。按我们村的习俗,分岁夜饭必须丰盛,代表这一年的“年成”,也是一年的脸面,要展示给祖宗看,不可轻忽。我母亲谋划着要摆成满满一桌。家里平时都是母亲烧的菜,但年夜饭,因为要烧出许多大菜来,所以一定是父亲主厨的。其中有两道大菜,我至今难忘。

我父亲总是善解人意,会多做几个大肉丸,放在另一碗中一起入蒸笼,蒸熟后备用。

# 行花街

□林贵添

业期间同时开设花市。但这些店铺到了年底要歇业放假,刚好可以开办花市。

这个从藩署前花市分出来的花市不可能像大策花市、城门口花市、藩署前花市那样常年摆放,只在年前举行年宵花展“专场”,所以文献称它“每届年宵”和“以娱岁华”(张心泰的《粤游小志》)。这样,便产生出广州最早的迎春花市,当时被文献称为“年宵花市”。

这就是广州迎春花市的开始,也是“行花街”的起点。原因就是双门底本身是街市,花贩们在这里是借用原有的店铺摆卖花卉,因此也保留“街市”的形式,而不是原来那种场地式,所以称为“花街”。

但“行花街”成为广州人的年俗有一个过程。一是行花街的人越来越多,具有大众性;二是与过年融合在一起。在清末,迎春花市只有双门底,双门底花街本身规模也不大,因此行花街的参与者还不算多,缺乏大众性。进入民国,20世纪20年代,广州大规模拆城建马路之后,花街多起来了,规模也扩大了,特别是产生了以柴栏路为中心的西关夕花市。由于西关属富庶地区,大行商户总汇于此,因此它很快就后来居上,成为广州市最旺的除夕花市。

“岁除尤盛”的情况对后来产生迎春花市是非常重要的,首先是使藩署前花市的花贩们有扩大市场的想法。藩署前和双门底大街位置相邻。但双门底不是一块空地,而是一条成熟的商业街,布满了店铺,加上街道很狭窄,不可能在商业街正常营

这就是广州迎春花市的开始,也是“行花街”的起点

据清代文献记录,明代花市有“粤中四市”,广州花市居首,分别是花埭的大策花市(市)和城门口花市。大策花市是个常年的花卉批发市场(“墟”是南方一些地区对在固定地方定期举行贸易活动的市集的叫法,相当于“墟”);城门口花市是在新城和老城近江边的7个城门口,“所卖止素馨,无别花”(清代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)。这两个花市都是普通花市,与后来的迎春花市关系不大,城门口花市也只售卖素馨花,而素馨花不是年宵花。

迎春花市的源头是清末的藩署前花市。第一,它的地点在城内,不受城门开关的影响(城门晚上是关闭的),而且城中心比起城门口,更方便城内居民游览;第二,藩署前方岳坊(又叫“承宣坊”)附近是块空地,面积比城门口的瓮城要大多了,可以容纳更多的档摊和花客游人。因为不受街闹的制约,衍生出夜市,“至彻旦云”,“游人如蚁”。提到藩署前花市的文献,计有梁鼎芬编纂的《番禺县续志》、潘贞敏的《佩斋诗钞·花市歌小序》、朱次琦的《消夏杂咏》等;第三,它是常年性的百花市场,包括了年宵花,给年宵花市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

“岁除尤盛”的情况对后来产生迎春花市是非常重要的,首先是使藩署前花市的花贩们有扩大市场的想法。藩署前和双门底大街位置相邻。但双门底不是一块空地,而是一条成熟的商业街,布满了店铺,加上街道很狭窄,不可能在商业街正常营



1984年广州花市



1954年广州除夕花市



浙江农村新年 图/视觉中国

井旁尽为今日客,井水曾经照古人  
走进刘禹锡的乌衣巷

□王业群

夜幕与璀璨的灯火中,穿过熙来攘往的行人,抬头忽见写有“乌衣巷”几字的石匾赫然在目,不由得令我怦然心动了一下:啊,终于找到了刘禹锡的乌衣巷。

石匾底下,是巷口的一个方形门洞;进去不远,便可见到墙角僻静处卧着一口古井,井檐高出地面数十厘米,圆形敞口,外壁光滑溜溜的,布满麻状纹,旁边墙上的标识写着“乌衣巷井”。据称,这一带最早原是三国时东吴戍守石头城军队的驻地,因士兵俱着乌衣,故而得名乌衣巷。西晋太康元年(公元280年),晋军攻占建邺,至东晋亡,建业改称建邺。至东晋建武元年(公元317年),西晋亡,司马睿被推戴为皇帝,在大臣王导的协助与谋划下,晋王朝得以延续。彼时此处处一带,正是以王导与谢安两大家族为代表的豪门世家聚居地。除王导外,王氏家族的著名人物更有大名鼎鼎的王羲之和王献之。谢氏家族也很了得,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役——淝水之战的指挥者正是谢安;谢灵运是中古古代山水诗的鼻祖,谢朓则是李白最为赏识的诗人,仰为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。可想象,如此显赫的高门大族云居于此,这里当年曾是怎样的一种繁盛气象。刘禹锡诗中的“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”,是极浓缩的笔法。

世人惯以怀古名篇评价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诗,殊不知他的这首诗,并不只表现为一般的怀古与感时伤世,而是另外暗含了讽刺意味。要说这层意思在《乌衣巷》中还不明显的话,那么,对照他在另外几首同样描写金陵萧条破败的诗《台城》《石头城》和《金陵怀古》中,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。只需拿这几首诗中出现的“日斜”“野草”等字眼,去和《乌衣巷》中的“野草花”“夕阳

乌衣巷道内,游人穿梭往来。一口古井吸引了不少游人的目光,纷纷上前拍照,或低首朝井内探视。让我吃惊的,是古井的内壁至沿口上,因为经年提水的缘故,居然可见到被绳索磨擦后留下的十数道深深凹槽,且深得有点不可思议。我想,无论是巷内白墙黛瓦的建筑也好,古色古香的门窗屋檐也罢,真正能够叙述乌衣巷漫长而不断变迁着的历史的,就只有它们了。这些磨痕,是时光既沉默又不朽的印迹。

环顾井边兴致盎然的游人,我思绪翻飞,内心生发出一句这样的感叹:井旁尽为今日客,井水曾经照古人。

## 新诗台 呼伦贝尔人

□丁永才

生长在绿色汹涌的呼伦贝尔  
生命线长长壮壮

套杆弯弯 驱散黑黑的长夜  
长调悠悠 唤醒红红的太阳

就这样 一天天一年年  
呼伦贝尔人扩张了粗犷和豪放  
又用手把肉和长调  
将自己的岁月喂养

日子饮风嚼雪时也很苦

人们既要改造自然,同时,也要顺应自然,做到天人合一,才能身体健康

## 南湖的冬天

□闵东

极而泣的泪。四周枯黄的草,簇拥在一起,就像心中有牵挂的人,彼此握着对方的手,怎么也不肯松开。芦花一束束地开放着,修长的枝干托举着芦花,灰白的绒毛一团团如同一个洁白而朦胧的梦,颤悠悠地在山水间荡漾。它们没有香味,却给人一种柔软的感觉,这种感觉会慢慢地进入人的深处,随着血液流动,充盈你的大脑和胸腔以及四肢,让每一个毛孔都能变得敏感、柔滑、细腻。

南湖的冬天,时常有人在湖边的小路和栈道上散步,他们会谈论许多事,但肯定不会讨论南湖的静寂。就像人们需要空气和水,但从来没有去谈论空气和水一样。南湖边生活的人们对南湖太熟悉,真的会忽略南湖的许多细节。那些新裁的海棠,木芙蓉,春天的桃树开满桃花,还有冬天的梅花,其实,这些大自然的精灵,也需要交流,需要赞美。今天,科技的高速发展,手机里眼花缭乱的视频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,南湖也被熟悉的人们忽略了。

大自然是无私的,它给人们馈赠了四季,并馈赠了一个这么美丽的南湖给我们。人们既要改造自然,做到天人合一,才能身体健康。美丽的南湖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虔诚地用心呵护。



复·兴(水彩) 魏勤

## 平淡之景寓深刻主题

□田旭中

新时代表现复兴题材的美术作品汗牛充栋,魏勤的水彩静物作品《复·兴》还是令人耳目一新。这幅作品尺寸较大,113cm x 113cm,画面丰富而单纯,丰富是指描绘的景物比较多,近处的百合花和桃花分别插在青花瓷和水瓶中,案桌上为唐三彩马和汉代出土的陶俑“说唱俑”,而远景则是都市高楼。单纯是指整个画面均为静物,品质单纯。此画通过花的勃勃生机暗寓民族复兴的深刻主题。

这幅画在技法上也相当考究,鲜明而不媚俗,细腻而不琐碎。画面静物有主有次,色彩有暖有冷,构图有高有低,造型有方有圆。画中花瓶上贴了一个汉字行书“福”,在这里则不仅只是增强了汉文化的氛围,而且揭示了作品的主旨。以平淡之景寓寄深邃的思想内涵,正是此画不同寻常之处。